

孩子的意志

萧伯纳 著

肖滨 陈盟 石衣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孩子的意志

萧伯纳 著

肖滨 陈盟 石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的意志 / (爱尔兰) 萧伯纳 (Shaw,G.B.) 著;
肖滨, 陈盟, 石衣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9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99-5474-5

I. ①孩… II. ①萧… ②肖… ③陈… ④石… III.
①散文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7121 号

书 名	孩子的意志
著 者	(爱尔兰) 萧伯纳 (Shaw,G.B.)
译 者	肖 滨 陈 盟 石 衣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474-5
定 价	19.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论父母与孩子	001
一 蔓生着光辉的云朵	001
二 以子为父	004
三 何为孩子?	007
四 拿答与亚比户的罪恶	009
五 制造野兽	012
六 小家庭,大家庭.....	013
七 孩子是恼人的东西	014
八 儿童栽培者	019
九 童年是有罪的一种状态	022
十 学校	023
十一 我的学业收获	028
十二 天才教师	029
十三 什么是我们不教授的,为什么?	034
十四 学校里的禁忌	036
十五 现代学校的所谓创新	039
十六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040
十七 儿童权利和义务	042

十八	孩子应不应该自食其力?	043
十九	孩子的幸福	044
二十	恐怖的永久假日	045
二十一	大学里的中生气	047
二十二	新生的懒惰	049
二十三	无止境的课业任务	050
二十四	知识的风险与回报	052
二十五	英国式的体力强壮,精神怯懦.....	055
二十六	无知和软弱的风险	056
二十七	宽容的常识	057
二十八	亚大纳西的罪恶	060
二十九	实验中的试验品	064
三十	我们为什么憎恶学习,热爱运动.....	066
三十一	反基督	068
三十二	于鞭打之下	070
三十三	专门性教学	074
三十四	顺从和依靠	076
三十五	滥用顺从	078
三十六	上学的男孩和待在家里的男孩	080
三十七	孩子长大成人	082
三十八	意志力的冲突	084
三十九	蛊惑民心的政客之机会	086
四十	我们好争论的特性	088

四十一	我们必须在改造我们自己之前改造社会	089
四十二	崇尚礼貌	091
四十三	兄弟,荒野上风太大了	093
四十四	谋求之物:孩子的自由宪章	094
四十五	崇尚学习	095
四十六	关于儿童和狩猎的一项建议	097
四十七	父母不堪忍受的重担	098
四十八	动起来	100
四十九	孩子的权利,父母的错误	103
五十	关于父母,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105
五十一	被遗弃了的母亲	107
五十二	家庭关爱	108
五十三	家庭的命运	112
五十四	家庭哀悼	115
五十五	艺术教学	115
五十六	世俗教育的不可能性	122
五十七	宗教:自然选择的产物	124
五十八	道德教育同盟	126
五十九	《圣经》	130
六十	艺术家崇拜	133
六十一	“机构”	134
六十二	对无政府主义的挑衅	136



六十三 想像	138
六十四 政府遭威逼恐吓	141
关于去教堂的随笔	144
戒指的奴隶	166
可怜的莎士比亚!	173

论父母与孩子

一 蔓生着光辉的云朵

生命物质无休止地再生，使人类不断繁衍生息，其孩童时期则处在这一枯荣过程之中。除非是非常低级的微生物，否则生命力是不会，也绝不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的：的确，我们甚至连阿米巴（变形虫）都不可保证能永远不死。尽管人类比他们的伙伴——狗要长寿得多，但衰老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乌龟、鹦鹉和大象都比记忆中最长寿的人类活得更长。但是，新生命的诞生绝对表明它们并非长生不死。如果没有死亡，你也就抛弃了新生的需要：事实上，如果你不断地繁殖生育，最终就必须要让老年人死亡，为新生儿留出生存的空间。

现今，死亡未必代表生命力能量的衰竭。没有想像力的一些人企图创造某些东西，使之永垂不朽，甚至想要让自己长生不老。但是，想像力丰富的人清楚地知道，制造

一架可以运转十年的机器是在浪费劳动力，因为这架机器很可能用到一半的时候就被一部改良后具有相同功能的机器所取代。这些人同时也明白，一旦某魔鬼说服我们，我们长生不老梦想并非梦想，而是一个铁打的事实，那么一声绝望的尖叫便会从人群中引爆，记忆中没有任何恐惧能引起类似这样的惊声尖叫了。尽管有像“约翰·史密斯能活十亿年，甚至更久”这样毫无常理的胡言乱语，我们每个人都会亲自步入死亡的殿堂，并且意识到我们已经没有用了。

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如同神圣的华兹华斯跟在荣耀的明亮云朵后面。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诞生。正如我们无论何时都喜欢五十英镑一样，我们应该喜欢活得更长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用它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也还是应该拿着它；但是这种盲目地喜欢并非出自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谈话方式着实令人感到惊讶，一个人付出极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五十英镑，而我所知道的所有五十英镑的钞票都比六便士更容易赚到；但是，与诱使一个人去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求得生存相比，诱使一个人付出巨大努力赚取五十英镑是微不足道的。当一个人知道死亡将近，就马上躺在床上，派人去叫医生，在他脑海深处，他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成品，最好重新生产制造。他知道他的死亡会给新生腾出空间，希望新的生命拥有自己渴望成为的

和感到缺乏的东西。他知道只有通过死亡和重生，腐化之物才能被清洁，凡人才得以永生。你可以通过天堂的诱惑、地狱的威胁，利用他的无知、恐惧和想像，只有唯一的一个信条可以让我们从死亡的针尖，坟墓的征服中逃脱出来；这个信条可以让我们卸下苦恼的、微不足道的并且是暂时的所谓个性，在每一次离进化的目标又近一步的时候，我相信，仅仅活一次是无法获得改进的。毕竟，什么人可以疯狂得自负到相信他能忍受自己的永生？试图相信这一点的人总是假想他们一出生就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你要使我更完善，我就将不再是我，而我也可能会认为自己现在是不够完美的（现在我已记不起什么是我不认为的了）；你可能还会给我取一个新名字，然后你就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我已是个新生儿，而不是那个已经僵死的老萧伯纳了。

奇怪的是，在这类事情上，传统观点却是这样的：如果你想一直活着的话，你就必须非常缺德，邪恶到自己已经改变不了下地狱的命运，因为获得拯救的人们已经不再是他们自己了，只有在地狱里的人们才能保持他们罪恶的特征——也就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尽管这样的地狱可以很方便地作为吓唬那些现实中毫无恐惧感、没有良心的人们，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地狱。死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地狱之门，而我们却是置身门内，向外走，而不是置身其外，往里入。因此，我们还是放弃给别



人讲那些无聊的故事，就像我们享受出生的快乐一样去享受死亡吧；没有死亡，我们就不可能重生。而适合做伦敦议会或者牛津大学代表的人就只有那些不想重生，不想完善自己的人了。

二 以子为父

孩子才是男人的父亲，是不是？

一直以来，你有没有好奇过，在一个国家里，首要的信条便是孩子的诞生要由人之教父陪伴？我们称教父为“天国之父”，并且限定两个凡人出席洗礼仪式，同时解释说他们就是孩子的教父教母，会为孩子寻求拯救，直到他长大成人。我有一个教母，她便是以这种方式对我负责的。她将一本别着镀金别针，镶着边的《圣经》放到了我面前，比给我姐姐们的《圣经》略大一些，因为我的性别赋予我更重的责任。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我大概见过那个女子不下四次。她从不以任何方式暗示我如何去获得拯救。人们也会偶尔要我去当他们孩子的教父，如此轻率，让我确信他们忽视了在我的价值观中会与日俱增的厌恶感，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教父绝不仅仅是感召无助的萧伯纳这么简单的事。

一个有点逻辑的人都可能会争论说，如果上帝是人类之父，如果孩子是人之父，那么顺推下来，上帝在洗礼仪

式中的真正代表其实就是孩子本身。但是像这类的难题并非普遍存在，因为它们暗中显示了我们小小的风俗习惯，或我们称之为宗教信仰的东西，有一定的内涵，或者说起初一定意味着一些东西，我们理解并且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

然而，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把已经复杂的事情变得更加令人困惑，而是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当然，仅仅以当下的思想和实际情况作为样本出发，就已显现出种种问题，我们对如何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总是深感困惑。总体而言，不论我们的理论是什么，或者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我们的习惯做法就是把孩子当成是亲生父母的财产：父母可以让孩子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而孩子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孩子是没有权利和自由的：简言之，孩子的状况就是大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受到的最痛苦最危险的状况，即奴役状态。为了减轻压迫，我们依赖于政党自有的影响力和公众舆论。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颜面不可能让他的儿子衣衫褴褛。并且，在绝大多数人中，父母最终还是靠子女抚养的。但在手工和工业奴役方面，对孩子的奴役根本不存在限制，或者是监控力度非常小。

奴役孩子的情况有两种，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一种孩子是过分沉溺于父母的娇生惯养，另一种孩子是遭受父母肉体上的虐待。防止虐待儿童组织有效遏制了我们认为亲生母亲比继母，亲生父亲比奴隶监工更值得信赖



的想法。为了制止父母无情地利用孩子赚取家用的行为，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但这类法律条令总是被父母们强烈地抵制，即使他们对工厂奴役的恐惧达到极致；除非受影响的父母能控制议会里的大多数投票权，否则目前此类法律的推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由孩子来完成，女孩们扮演着保姆、普通服务员的角色，而男孩子们则充当受差遣的小工。在乡村里，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做一大堆农活。这就解释了法律为什么要迫使贫困的父母送孩子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即使是只能在有许多人的大班上学，父母也不能把孩子留在家中，而应该付费将孩子交由老师。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能使孩子们免受奴役。这种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是总体上，父母和孩子总是把彼此看成是两个阶级的人，而所有的政治权利却只倒向一边；并且，结果同他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情况完全相同。一方是黑人，一方是白人；或者一方获得解放，一方未获得解放；再或者一方被授予绅士头衔，而另一方则是平民百姓。自然法则在这种事上，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而政治权利则可以决定一切。但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和结果导致一方受制于另一方，极大深刻的影响了两个阶级的关系，以至于直到政治关系瓦解也不能确定两者在自然状态下真正的关系会是怎样。

三 何为孩子？

现在我们来做个试验。做一项全新尝试，使一个已经完美的人变得充满正义感：即让人性更加神圣。你只要有一——哪怕一丁点儿——企图把这个人变成你自己美化的一个形象，试验就会失败：例如你理想中的好男人或淑女。如果你把它当成是可以被驯服的小野兽，或者可供玩耍的宠物，抑或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赚钱的东西（这是最普遍的几种方式），那么不管你怎么对它，都可以自己获得成功，使灵魂得到新生；尽管它所有的本性都会抵抗你，并且本性可能在不断的抵抗中变得强悍；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有最虔诚的意志，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教唆他们，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了。骂一个孩子，用鞭子砸他，一巴掌或者一脚把他打得飞到屋外去；这种经验对于孩子来说具有启发作用，就如同对付一条暴脾气的狗或者公牛一样。弗朗西斯·普雷斯告诉我们，一旦孩子们落入他父亲之手，便逃不出挨打的厄运。这对小普雷斯们的影响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逃出父亲的手掌心，毫无疑问这是他想要的，也仅仅是他想要的。弗朗西斯回忆起那些过去的日子，丝毫没有痛苦之感，他有理由感谢上帝，他的父亲尊重他的灵魂尽管殴打他的肉体；这很容易使得弗朗西斯把为国家而当一名自耕农视



为是在做一件罕见，却令人羡慕的事情——思想自由的人：唯一的思考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思想，随后演变成宗教信仰，不论怎样都会博得尊敬。

现今，在很多人眼中，老普雷斯先生是一名坏父亲；我也不能说他看上去是个好爸爸。但是相比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好父亲，故意把自己当成是上帝，强加在儿子身上，利用孩子们对事物的轻信以及对父母的过分崇拜去说服儿子，父亲赞成的东西就是对的，父亲反对的就是错的，用一系列禁令和惩罚、奖赏和称赞的措施把一些看似相称的行为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些都被他们称作是管教孩子的好方法；与这种为得钱财不择手段的魔鬼父亲相比，普雷斯简直就像神一样。并不是说相比成年人，不把行为规范强加于孩子身上的话就更容易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每个有脾气的人都会对着孩子喊：“别吵了。”但是试想孩子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而答案可以多种多样。最简单的一种便是：“因为这太让我心烦了。”这样的答案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这会使你的孩子愈加想要逗你玩；同样，孩子们，相对没什么脾气，也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你的意思。不论怎样，它都想要制造出声响而不考虑你的感受。因此，你就可能会解释说，如果噪音还在继续，这种烦扰将会促使你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是副难受的表情，足以激起孩子怜悯之情（如果它们有的话），或者可能是通过一些

不必要的暴力行为把孩子逐出屋；但其实原则是一样的：绝不会有任伺虚伪的掩饰：孩子们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到，不顾忌他人感受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时，他们也会知道，给他们布道的教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基督信徒。

四 拿答与亚比户的罪恶

但是，有另一种答案得到广泛地应用，它既不直截了当，也不赋予启发性，而是带有伤害性。这种答案以最简单的形式取代了“别吵吵闹闹的啦”，“别淘气了”这些意味着孩子冒犯了上帝，而非不是指你被孩子完全正常的，自然的，并且略带幼稚的行为而搅扰。这是一个亵渎上帝的谎言；虽然每位保姆都会这么说，但不代表这是可原谅的。狄更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位保姆是如何阐述这个答案的，“如果你那样做了，那么天使就永远都不会爱你了。”我记得有一位佣人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我不做好孩子，那公鸡就会顺着烟囱爬下来，她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果我做什么事情，只要稍微没考虑到她个人方便与否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好事降临在我的头上。那些相对缺乏想像力的人们曾告诫我说，如果我未能使自己的行为想法同他们一致的话，那我就应该下地狱。针对肉体的暴力行为，如果只是仓促地表达了正常激发出的厌恶情绪，而并非恶意的摧残的话，对儿童就不可能造成像这

类虚伪的欺骗所造成的伤害。对身体摧残是有法律限制的，同时也有道德限制。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记录了许多父母是怎样让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折磨他们，让他们过度工作，对他们不断恐吓的。一旦这些父母被捕，就会被定罪。为了避免他们被私刑处死，警察还会惹上很多麻烦。那些认为孩子完全得不到保护的人们会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恶意氛围中。而如今，没有人知道孩子应该去哪里。至今为止，所有已经被发掘的路都引向了我们所恐惧的现存文明，这一现象被拉斯金公正地描述：人类就像一堆痛苦的，为一点食物残骸而你争我夺的大蛆。虚伪的欺骗试图曲解那些珍贵的，神圣的东西，利用孩子的良知去方便自己，同时还试图利用“羞耻”那绝妙可怕的力量磨平我们身上的棱角。从祭坛中盗取火种是一种罪恶；而教皇、父母和教师都放肆地犯下罪恶，以至很难相信保姆在偷煤渣的时候会受到任何惩罚。

没有人敢探究对孩子灵魂施暴的最黑暗深处；至少在此，我们发现可憎的虐待利用虚伪的欺骗，为肉体施暴蒙上了一层面纱。任何一个通过折磨孩子来获得神秘而变态快感的父母或者老师都可以为每个孩子设套，让孩子们落入自己的圈套之中，然后尽情地殴打孩子。曾有一位绅士写信给我——可以笃定的是，他是一位最富理智，思想崇高的人——说，他打孩子的唯一理由就是未能使孩子完全顺从并相信真理。他还说，他必须坚持这些品质。